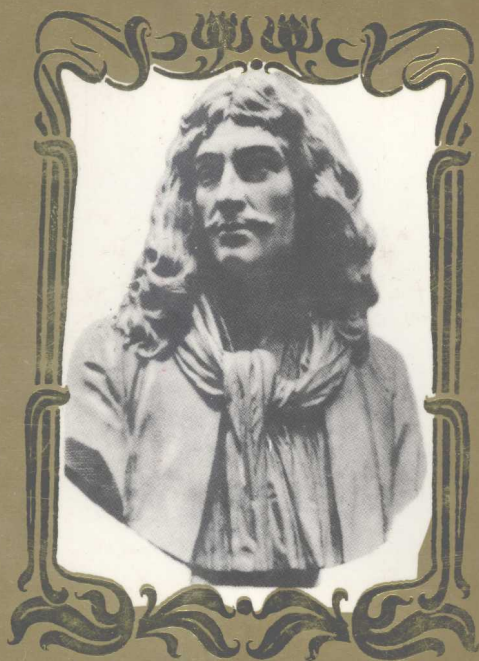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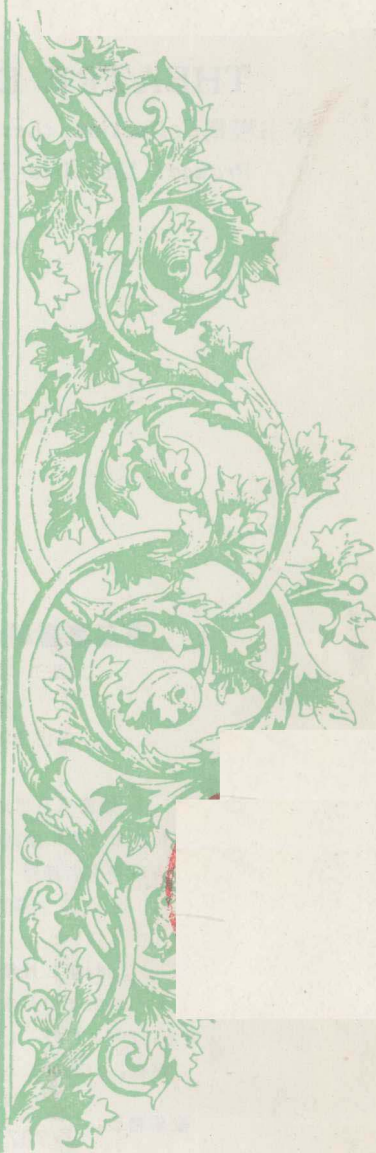
莫里哀喜剧全集



●〔法〕莫里哀著 李健吾译 ● 湖南文艺出版社

莫里哀喜剧全集





莫里哀喜剧全集

第三卷

〔法〕莫里哀著 李健吾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〔湘〕新登字002号

THEATRE DE MOLIÈRE

本书根据 *Collection «Les Grands Ecrivains de La France» Librairie Hachette, Paris* 译出

莫里哀喜剧全集(第三卷)

〔法〕莫里哀 著

李健吾 译

责任编辑：龚绍忍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(原湘人版)

*

198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993年11月新1版第2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2 插页：5

字数：249,000 印数：5,931—10,930

ISBN 7-5404-0997-5

豪华精装：I.797 定价：11.00元

目 录

✓愤世嫉俗 (1)

✓屈打成医 (73)

✓西西里人 (123)

附录：戏的主旨(演员须知)

..... (154)

✓昂分垂永 (157)

✓乔治·当丹 (223)

✓吝嗒鬼 (277)

愤世嫉俗



1666年6月4日首演；第二年付印。

原作是诗体。1666年6月4日首演；第二年付印。

原作是诗体。1666年6月4日首演；第二年付印。

演员

阿耳塞斯特^① 赛莉麦娜的情人。

费南特^② 阿耳塞斯特的朋友。

奥隆特 赛莉麦娜的情人。

赛莉麦娜 阿耳塞斯特的情人。

艾莉昂特 赛莉麦娜的堂姊。^③

阿尔席诺艾 赛莉麦娜的女朋友。

阿卡斯特 } 侯爵
克利汤德 }

巴司克人^④ 赛莉麦娜的听差。

法兰西元帅府^⑤ 一个卫士。

木头 阿耳塞斯特的听差。

景 在 巴 黎^⑥

注：

① “阿耳塞斯特”这个名字，来自希腊语言，字义是坚强。莫里哀饰这个角色。服装根据死后财产目录，是：“一个盒子……里面是《愤世嫉俗》的演出服装，内有金线条彩缎短裤与外衣，加有波状织品，并有彩带饰物，金缎上衣，丝袜与袜带。”

莫里哀喜剧

②“费南特”这个名字，来自希腊语言，字义是仁爱。

③就谈吐和风度来看，艾莉昂特待人接物，都比赛莉麦娜更老成，更有世故，年龄应当大三、四岁才是。她和堂妹（一个寡妇）住在一起，婚姻能自主，行动有自由，显然和堂妹和阿尔席诺艾一样，也是寡妇。参看阿尔纳风（Jacques Arnauv）的《莫里哀的〈愤世嫉俗〉》一书。

④当时佣人取名，每每用花草、什物、地名等等，代替本人真名姓，如本剧的木头、巴司克人等。巴司克是法国西南部山地一带通称，接壤西班牙。

⑤法兰西元帅府，有保安司令部性质，附调解厅，1566年成立，防止贵族决斗以及解决有关名誉纠纷的事项。主问官为众元师，便于慑服宝贵阶级（武将）阅阅的子孙。根据巴司克人（第二幕第五场）对服装的描绘，卫士可能是一位副官（exempt）。

⑥根据1734年版，应作“景在巴黎，在赛莉麦娜的住宅。”当时的舞台装置家有这样的记载：“舞台上是一个房间。需要六张椅子、三封信、一双靴子。”靴子显然是杜布瓦穿的，预备出走用，参看第四幕最后一场。艾莉昂特和赛莉麦娜住在一起，但是住在更高一层（第三层），参看第五幕第一场末尾。戏发生在二楼、赛莉麦娜的会客室。

第一幕

第一场

费南特，阿耳塞斯特。

费南特 出了什么事？你怎么啦？

阿耳塞斯特^① 走开，求你啦。

费南特 可是你倒是告诉我，你这古怪脾气是怎么……

阿耳塞斯特 我告诉你，走开，快别露脸了吧。

费南特 可是少说听听别人的话，也犯不上生气啊。

阿耳塞斯特 我呀，偏要生气，偏不要听。

费南特 我摸不清你为什么发脾气；我们虽然是朋友，我头一个

……

阿耳塞斯特^② 我，你的朋友？你弄错啦。我先前一直把你当朋友看来的；可是看过你方才那种样子，我干脆对你讲，我不再是你的朋友啦，我不希罕坏人看得起我。

费南特 那么照你看来，阿耳塞斯特，我很不象话喽？

阿耳塞斯特 可不，你就欠活活羞死；那种行为就没有法子谅解，是正人君子就一定看不下去。我看见你拼命和一个人要好，对他表示一百二十分的情意，你嫌吻抱不够热烈，又连声许

诺，但凭差遣，立誓为证。过后我问你这人是谁，你连他叫什么，也差点说不上来；两个人一分手，你就热情下降，和我说起他来，当作不相干的人看待。家伙！一个人下流到了言行不符的地步，实在恶劣、卑鄙、无耻。万一我不走运也这样的话，我一难过，马上就会上吊的。

费南特 就我来说，我看不出有上吊的必要，所以我求你开恩，许我自动减刑，稍稍修改一下你的判决，不为这事上吊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

阿耳塞斯特 玩笑开的多不是地方！

费南特 可是说正经，你要我怎么着？

阿耳塞斯特 我要你相见以诚，作为正人君子，不说言不由衷的话。

费南特 一个人欢欢喜喜来吻抱你，你就该如法炮制，尽可能回报他那些殷勤的表示；他但凭差遣，你也但凭差遣；他立誓为证，你也立誓为证。

阿耳塞斯特 不，你们多数时髦人爱好的那种卑鄙的风尚，我就无法忍受。所有那些乱造谎言的人们，所有那些随随便便就吻抱的彬彬有礼的人们，所有那些爱说废话的讨好的人们，个个儿抢着礼尚往来，不分好歹，一般看待正经人和傻瓜，我恨透了他们的怪模怪样。一个人和你握手言欢，发誓对你忠心、热心、敬重、讲交情、有情意，把你捧上了天，可是随便看见一个下流人，跑过去也一样亲热，你又有什么体面？不，不，心性高傲的人决不肯接受这样滥的一种敬重；我们一发现自己并不例外，最体面的敬重也分文不值；敬重的基础是

偏爱，一律敬重，等于一个人也不敬重。你既然沾染上这些时下的恶习，家伙！就不配和我打交道；我见不得对人品无所轩轻的交游手段。我要人另眼看待。干脆说了吧，我不希罕和人类的朋友交朋友。

费南特 可是人在上等社会，依照风俗习惯，就该注重外表礼貌才是。

阿耳塞斯特 我告诉你，用不着。这种假装有交情的可耻往来，就该受到无情的惩罚才是。我要我们首先是人，在任何场合，直言无隐，说的全是由衷之言，我们的感情永远不戴空洞恭维的假面具。

费南特 有许多情况，完全开诚布公，不但不许可，而且会成为笑谈的。有时候，——阁下不要见怪，——还是收起心里的话，不说的好。我们关于千百人的想法，统统讲给他们听，合适吗？合礼吗？难道我们恨某一个人，不喜欢某一个人，也必须照实说给他听？

阿耳塞斯特 说给他听。

费南特 什么？你去告诉年老的艾密莉：活到她这把子年纪，臭美并不相宜，谁看了她脸上的白粉，也倒抽一口冷气？

阿耳塞斯特 当然告诉。

费南特 也去告诉道里拉：他太讨厌，老讲自己勇猛，老讲他的家世显赫，宫廷上没有谁不听腻了的？

阿耳塞斯特 正是。

费南特 你在开玩笑。

阿耳塞斯特 我不是开玩笑。我一个人也不饶。我的印象太坏了，

“宫廷和城市，我处处看了生气。我看见人象他们那样活在一起，我就打心里闷闷不乐，苦恼万分。我发现到处全是卑鄙的阿谀，全是不正义、自私自利、奸佞和欺诈。我受不下去，我一肚子的气闷，我打定了主意和全人类翻脸。”

费南特 这种哲学上的苦恼，有点太不近情，所以看见你忧从中来，我倒好笑起来了；我们两个人，我觉得就象《丈夫学堂》形容的两兄弟，受的教养一样，可是……

阿耳塞斯特 我的上帝！你这些无聊的比喻，就免了吧。

费南特 不。倒是说实话，把这些狂言乱语全给收起来吧。人世不会因为有你操心，就变样子的。坦白对你既然这样有魅力，我就索兴对你明说了吧：随你去什么地方，这种乖僻就成了笑料。象你这样暴跳如雷，反对时下的风俗，许多人觉得滑稽。

阿耳塞斯特 更好，家伙！更好，求之不得。这对我倒是一个很好的标记。我开心死啦。我厌恶透了个个人，他们觉得我通情达理，我倒难过了。

费南特 想不到你这样仇视人性！

阿耳塞斯特 是的，我恨到不可言喻的地步。

费南特 这些可怜的活人，难道一个例外也没有，个个在你厌恶之列？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纪，也有许多人……

阿耳塞斯特 对，我全恨。我恨每一个人：有的人，我恨他们，因为他们居心险恶，为非作歹；有的人，我恨他们，由于他们顺从坏人，缺乏强烈的憎恨，可是高尚的心灵，按说应当痛恨恶习才是。看看和我打官司的道地恶棍吧，被纵容到了

无法无天的地步；奸贼的真面目，连他戴的假面具也隐瞒不了；天下人全清楚他的底细；他转眼珠子，放柔声调，也不过是骗骗外乡人。大家晓得这下流东西，就欠狠狠收拾一顿，可是他靠卑鄙的伎俩，爬到上等社会，有了显赫的地位，害的才能忿忿不平，道德羞愧难当。尽管处处有人送他不相称的头衔，却也没有一个人为他的臭名声作辩护；说他是坏蛋、是无赖、是该死的恶棍，人人同意，谁也不反对。然而他的鬼脸到处受人欢迎；他有缝就钻，到处有人欢迎，有人笑脸相迎；遇到高官显爵，他阴谋百出，排挤最有资望的人，将职位窃取到手。家伙！我见人纵容恶习，痛心疾首，有时候感情冲动，恨不得逃到沙漠地，和人世断绝往来。

费南特 我的上帝，我们就少为时下风俗担忧，多原谅一点人性吧。我们衡量人性，不要失之过严，看见缺点，也应从宽发落。社会上需要的是一种和易可亲的道德；过分正直，也不见得就不受责备；健全的理智不走任何极端，要人立身处世，适可而止。古代的道德，严正不阿，离我们的世纪和世俗的习惯相去太远，而且以古例今，要世人十全十美，就不妥当；固执没有用，我们应当随波逐流，跟着时间走；妄想改革社会，是天字第一号的傻事。我象你一样，每天看到有许多事，只要换一个方向，就会往好里变的，不过即使遍地荆棘，一步一颠，我也决不会象你那样大怒不止。人是什么样子，我就本本分分，看成什么样子，养成习惯，容忍他们的作为。我相信我的冷血和你的肝火一样，在宫廷也吧，在城市也吧，有哲学上的依据。

阿耳塞斯特 可是能言善道的先生，就没有东西能让这种冷血发热吗？万一凑巧有朋友欺骗你，用计霸占你的财产，或者设法散布你的坏话，难道你眼睁睁看着，也不动怒？

费南特 不动怒。这些缺点惹你生气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只是依附人性的恶习罢了。总之，我看见一个人诡诈、不公道、自私自利，就象看见嗜肉的秃鹰、恶作剧的猴子和疯狂的饿狼一样，并不分外生气。

阿耳塞斯特 眼睁睁看着自己受骗、挨宰、被盗，我也不……家伙！我不要谈下去啦，这不是议论，是胡说霸道。

费南特 说实话，你不作声，要好多了。你就少骂骂你的对头，分出心来料理料理官司吧。

阿耳塞斯特 有话在前，我决不料理。

费南特 可是你到底要谁帮你打官司呀？

阿耳塞斯特 要谁？理智、我的正当权利、公平。

费南特 你一位法官也不访问？③

阿耳塞斯特 不访问。难道我控诉的理由不正当，还是有什么信不过的地方？

费南特 我同意你有道理，可是你斗不过阴谋……

阿耳塞斯特 不，我拿定了主意，一步也不奔走，不是我错，就是我对。

费南特 别这么吃稳。

阿耳塞斯特 我决不走动。

费南特 你的对头有权有势，就可能背地里捣鬼，赢了……

阿耳塞斯特 没有关系。

费南特 你要上当的。

阿耳塞斯特 好吧。我要看到底。

费南特 不过……

阿耳塞斯特 败诉我也甘心。

费南特 不过话说回来……

阿耳塞斯特 我倒要凭这场官司，看看人会不会寡廉鲜耻，会不会居心险恶，为非作歹，背信弃义，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对我做出不公道的事来。

费南特 真有你这种人！

阿耳塞斯特 就算代价大吧，我宁可输了我的官司，也要看看演变的美好的结果。

费南特 人家要是听见你说这话呀，说实话，阿耳塞斯特，会笑话你的。

阿耳塞斯特 活该笑话。

费南特 可是你事事全要直内方外，处处讲究作人梗直，难道你所爱的本宅这个女人都有？你和人类闹翻了，似乎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，可是尽管你有种种理由厌恶人类，还是从中选了一个使你入迷的女人。就我说来，这已经大不可解了，然而尤其出乎我的意外的，就是你选意中人选了一个希奇古怪。真诚的艾莉昂特对你有意，正经的阿尔席诺艾垂青于你：你冷落她们的情意不说，却又甘心荒废时光，去当赛莉麦娜的奴隶，而赛莉麦娜，心性轻狂，喜好说长道短，似乎对时下的风俗有万分的好感。你对时下的风俗，既然是深恶痛绝，这位美人一身时下的习气，你怎么又容忍下来啦？难道缺点

到了意中人身上，就不算缺点了吗？是你看不见，还是原谅了这些缺点？

阿耳塞斯特 不对，我爱这年轻的寡妇，可是我并不因为爱她，就闭住眼睛不看她的缺点。她在我心里引起的痴情就算再大，也挡不住我头一个看见她的缺点，头一个谴责她的缺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承认我有弱点，我就是不想爱她，她也有本事讨我喜欢：我白看见她有缺点，我白责备她，她不管我怎么样，全有法子叫我爱她。她的风貌压倒一切。我的恩情将来一定能帮她摆脱时下这些恶习的。

费南特 那呀，你得陪上性命。这么说来，你相信她爱你了？

阿耳塞斯特 瞎，什么话！我不相信，我会不爱她的。

费南特 不过她要是对你有情意的话，你那些情敌怎么还会让你坐立不安的？

阿耳塞斯特 因为一心相爱，就要对方完全属于自己。我来这儿就为告诉她我这方面的意见。

费南特 对我来说，我要是闹恋爱的话，我就找她的堂姐艾莉昂特。她敬重你，而且感情真诚，始终不渝，你选她对你合适多了。

阿耳塞斯特 不错，我的理智也天天这样对我讲，不过理智作不了爱情的主。

费南特 我很为你的恋爱担心，你的希望或许……